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流行文化中的中国

李卓

摘要：“中国”在西方历史上并不是个陌生的名词，不同时期的作家在作品中描述过中国及中国城。西方汉学家普遍认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形象是正面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评论及作品，这是西方国家行为的结果，英国作家希尔（M. P. Shiel）和罗默（Sax Rohmer）的作品是这方面的例子。

关键词：英国 流行文化 中国形象

汉学家利大英^①（Gregory Lee）指出，“中国”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概念和产物，并已被使用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在众多不平等的条约中，“中国”被迫承担责任之时，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才开始使用这一名词。讽刺的是，今天我们竟然是通过西方建构者的视角来研究该产物在西方文化中的书写与映像。

西方汉学家们普遍认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的形象是正面的，也是值得称赞的，然而，19世纪对中国而言是“屈辱世纪”，潮流逆转，引发这场巨变的原因包括鸦片战争、传教士的经历、义和团事件以及为殖民行为自我辩护而对科学发展提出的政治要求等。利大英引用了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这些刻板印象一直流行到20世纪中叶：

^① G. B. Lee, *China Imagined: From European Fantasy to Spectacular Power*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8).

他不理解，因为他不期望理解，而且他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他的智力发挥作用。他的头脑就像是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安装在一辆破旧的马车上……智力迟钝的另一个标志是他无法理解普通人的想法，只是将其以原始形式传递给另一个人^①。

显然，该评论极其负面，助长了西方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19世纪90年代对研究西方国家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相当晚的时期，因为众多作家在19世纪前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和中国城的书写。因此，这种歧视和偏见的现象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法国汉学家让·罗德斯（JeanRodes）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果，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扭曲事实的范例，引用了19世纪中期法国戈比诺（Gobineau）的科学种族论的观点：

由于中国人对大脑的控制力不够发达，因此他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受各种潜意识和自然反射、身体无意识行为所占据……（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低劣种族导致的不可挽救的结果，这让戈比诺伯爵如此着迷^②。

学者们也许会认为利大英引用这位法国作家的观点是为了消除某种观念，即这种诽谤并非纯粹是英国捏造的，而是当时西方国家为了支持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感而建立的西方规范。学者们也可能会更进一步地理解为，这是殖民者的必要逻辑的一部分，即有意识地、刻意地摧毁殖民地的人民和文明，以让他们接受屈从的事实。西方的逻辑是：通过诋毁对方，使自己的不当行为看起来得以接受。

① A.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Revell, 1894), p.84.

② G. B. Lee, *China Imagined: From European Fantasy to Spectacular Power*, p.6

虽然我们似乎在争论利大英观点的因果逻辑关系，但实质上我们是将他的观点放置于19世纪小说和流行文化的连续统一体中，因为我们认为这更能说明人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一种普遍思维过程所操纵，该思维过程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直到后者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先分析1898年出版的反映了当时已经普遍存在反华情绪的希尔（M.P.Shiel）作品《黄色危险》^①（*The Yellow Danger*）。

该小说的出版说明了英国公众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类诽谤中国人的小说，它不仅把中国人描绘成狡猾、残忍和卑鄙的敌人，而且还是不值得基本信任的人，因此无法在社会上占据可敬的位置。若当时英国的公众仍不知何为中国人的劣品，毫无疑问希尔就是始作俑者。

《黄色危险》是一部以假定的未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深受读者喜爱，可以说这是希尔在第一个创作时期（1889—1913）出版的20本书中最成功的一本。《黄色危险》故事源于希尔的长篇作品《地球女皇》^②（*The Empress of the Earth*）。这部以在中国不断升级的冲突为中心的作品受到英国公众的青睐，反映了英国社会对争夺海外领土战役失利的担忧和恐惧。

《黄色危险》指的是中国本身，或者是融合了英国人心理的亚洲特征的臆想的建构。小说的反派严浩博士^③（Dr. Yen How），是一个受单恋驱使的中国长官，指挥不计其数的中国人毫不留情地、洪水般地涌进英国。在英国受到欧洲各国攻击的时候，一位名叫约翰·哈迪（John Hardy）的皇家海军军官拯救了英国，他之前在与法国的对抗中英勇无畏。尽管哈迪曾被严浩关押在中国，且像拷打他的人一样，充满了无情的报复，但哈迪内心的高贵精神和尽责的自我克制是别人不能比的——他们只认为外国人才会有卑鄙的私人复仇动机，英国人是没有的。

① M. P. Shiel, *The Yellow Danger* (London: Grant Richards, 1898).

② M. P. Shiel, *The Empress of the Earth: The Tale of the Yellow War*, C. A. Pearson (1898).

③ 用以影射孙逸仙博士。

小说开始讲述英国在与其它欧洲列强争夺统治地位时所面临的东方危机，然而，随着危机的升级，亚洲部落横扫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约翰·哈迪见证了奸诈的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人在英国国旗下聚集。哈迪利用严浩心仪的女子艾达·苏华德（Ada Seward）来接近他，并借此把瘟疫传染给他和他的军队。今天我们也许不能证明希尔当初具有预示的能力，但他肯定知道成吉思汗带领蒙古人入侵欧洲的同时，也把瘟疫带到了欧洲。数百万人的死亡沉重地压在哈迪的良心上，而严浩不觉内疚，哈迪后来死于肺病，但在此之前，他解救了白种人——从英吉利海峡到俄罗斯大草原——在“不列颠治世的自由”统治下。

希尔将严浩刻画成一个古怪的高知，他有个邪恶的、不伦的欲望，即“占有一名白人女性，并伤害世界上所有的白人”。严浩试图摧毁欧洲，消灭白人，他利用他邪恶的天资巧妙地让欧洲陷入战争漩涡，以削弱欧洲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大规模入侵的抵抗。为了不让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对严浩的象征性存在有任何疑问，希尔阐明了他的特征的意义：

他是个相貌出众的人。当他脱下帽子时，可以看到他几乎秃了，宽大的眉头威风凛凛；他那双长长的眼睛里有一种沉思的意味；他的皮肤有一种棕色、深色、特别脏的黄褐色。他不完全是中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只是中国人。他的父亲是日本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他是两个互相仇恨的种族结合的产物。严浩代表了东方^①。

严浩博士过度坚持无神论的信念扩大了他的影响力，因为这些信念能挫败宗教价值和人类共有的观念。

① M. P. Shiel, *The Yellow Danger*, p.4.

严浩是个异教徒。他的才智如干冰一般。尽管他经常秘密地参与《猜想》的制作，但总的来说，他鄙视所有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东方的迷信。他浑身是光，却没有一丝温暖，也没有宗教情感，普通的伦理考量不太可能左右他的目标。他像雪崩一样冰冷，一样不可抗拒。严浩的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要最终占有一名白人女性，然后再伤害世界上所有的白人^①。

外界过分解读中国人的贪婪、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残忍以及一个民族统治世界的观念。英国人是不承认具有这些特征的，事实上他们认为，上帝只让他们去统治世界，他们很不情愿地、不得不接受了。英国人不会承认曾经侵略和奴役过其他民族，而是帮助他们自我解脱。这就是哈迪自我牺牲的隐含意义。哈迪认为在语言层面上做出了高尚的牺牲，因为他用混杂英语跟严浩交流，当自己作为上层人士真正尝试被理解时，滑稽的效果就消失了。

严浩和傅满洲^②（Fu Manchu）的相似之处除了都来自亚洲，还有那明显的额头。严浩博士的“宽大威严的眉毛”与傅满洲博士“莎士比亚般的眉毛”对应，这是强调对知识能力的持续歪曲，最终将毁灭知识和西方科学精神。

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傅满洲博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希罗要晚，但动机大致相同，因为都是企图破坏东方并建立西方价值观。傅满洲系列小说以一股新的、独立的“东方势力”的崛起为特征，挑战民主的世界主导地位。罗默认为，中国将主导一个东方联盟，其目的与傅满洲的动机相似，重申非白人种族的至高无上。这是一种颠倒的殖民神话形式，将当时的小说置于表达英国焦虑的虚构序列中，是支持英国侵略的神话的元素，其目的恰恰是为其占据海外领土的行为做辩护。

① M. P. Shiel, *The Yellow Danger*, p.10.

② S. Rohmer, *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 Methuen, (1913).

小说描述了白人主人公奈兰德·史密斯(Nayland Smith)及他在苏格兰场的盟友们和他们的敌人——庞大的国际势力“四藩”(Si-Fan)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四藩由七人协会(Council of Seven)领导,七人协会的主席是傅满洲博士。尽管史密斯能召集国内外所有执法力量,而傅满洲则可以指挥他所有的亡命邪教徒、种姓和宗教的追随者——他们都是一些叛逆者,或是不愿意接受统治的人。四藩的军队采用了震惊西方的新战略和新技术,他们利用美女作为武器,这与严浩的情节如出一辙。绞杀、下毒,是常见的手法,最邪恶的也许是毒品,使得受害者的意志变得无助并处于傅满洲的控制之下。一名幸存的受害者韦斯特(West)先生清楚地描述了丹尼斯爵士(Sir Denis)必须对付的敌人:

“史密斯先生,”韦斯特说,“有人给我下了大麻!”

史密斯阴冷地点点头。“印度大麻。你被下了印度大麻,我确信你现在会感到恶心和高度口渴,并且会肌肉疼痛,尤其是三角肌。我猜你至少服了15格令。”史密斯在韦斯特面前立刻停下脚步,看着他呆滞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昨晚有人进了你的房间,把你的疟疾药片替换成大麻,纯度可能不高。傅满洲是个化学大师”^①。

在傅满洲连载小说完结时,史密斯与西方世界融为一体,仍然能够与傅满洲抗争,但是很显然,“邪恶博士”的力量并没有耗尽:他一心想着谁将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傅满洲面世前,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已经在19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杂志和报纸上广为流传。对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很少出现在早期的故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都被描述成有着不同寻常的脸型;如

^① J. Weinstein, “Fu Manchu and the Third World”, *Society*, (1984), 21 (2), pp.77-82.

果他们是“上层阶级”，如堂会领导和商人，就会留着长指甲；把头发扎成长辮子，并穿着异国情调的丝绸长袍或宽松的棉夹克和裤子；同时还会配上插图以强调白人与中国人的身体差异。^①其中有这样一个糟糕的描述：

他的皮肤像一层干柠檬皮；他乌黑的头发从前额向后伸展。半闭着的眼睛就像黄色脸上的两条缝，他的嘴唇红红的，形状很美，红润的嘴唇上翘着黑色的弓形小胡须……他的眼睛完全睁开后，很吓人……他笑的时候没有露出牙齿……他的笑声是又高又吓人的尖叫声，就像蝙蝠的声音被放大了。^②

罗默通过反复描述妖魔化的角色体征来强化刻板印象的象征意义。傅满洲有着莎士比亚般的眉毛：这使他猫一般的眼睛黯然失色，再加上残忍和狡诈的个性和他所掌握的可奴役世界的邪恶技术，那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创作，旨在让脆弱的英国通俗小说读者对其荒谬的本性过目不忘：

想象一个人，又高又瘦，像猫一样，高耸的肩膀，像莎士比亚一样的眉毛，像撒旦一样的脸蛋，剃得很干净的头，有着一双长长的带磁性的猫绿色的眼睛。他是一个集所有东方种族的残忍和狡猾的知识巨人，还有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科学资源，你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傅满洲博士的影像，他是“黄祸”的化身^③。

令人着迷的傅满洲，超过六英尺高，缓慢而从容地走动，他与

① S. F. Chung, "From Fu Manchu, Evil Genius, to James Lee Wong, Popular Hero: A Stud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in Popular Periodical Fiction from 1920 to 1940",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976), X (3), pp. 534-547.

② S. Rohmer, "Yu'an See Hee Laughs", *Collier's*, (1931), 87, pp.9-20.

③ S. Rohmer, "The Invisible President", *Collier's*, (1936), 97, pp.9-20.

众不同的手和细长的瘦削的手指，进一步吸引和征服了旁观者。傅满洲散发着贵族特权，他通晓多国语言，高度文明的虚假外表使他更具危险性。他擅长合成药物、长生不老药剂，以实现他的卑鄙目标，包括对西方进行生化污染。他把科学和技术融合在腐败的追求之中，这使他冠冕堂皇地与放荡的女性发生不正当的越轨行为，意在挑逗和吸引20世纪早期的英国读者，并使他们感到反感。但他统治世界的欲望是真实的：这不仅是对西方的威胁，也是对文明价值观的明显扭曲，必须予以反击。傅满洲和严浩必须受到打击、遏制，直至被铲除。约翰·哈迪代表的普通而高贵的品德将成为衡量人类的标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被征服才能从自身中解脱出来。

希尔和罗默推动了“黄祸”意识形态在西方的传播。东方主义最初是由欧洲列强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辩解殖民主义，赋予白人侵略外国土地和人民的道德权威^①。我们在这里是对这过于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的观点进行补充。流行文化的见解可以形成政治话语，因为政治话语通常代表集体无意识的偏见，它先是被臆想出来，然后锁在内心深处，在有需要的时候就会被释放出来抵御“入侵者”。例如严浩和傅满洲就是凭空捏造的怪物，他们往往是二流作家为了谋生而创作的，并为贪婪但容易受骗的英国公众提供消遣。尤其是傅满洲的故事，让关于法律秩序、西方对抗东方、正义与没有信仰引导的无神论异教徒的斗争的书写得到普及，并成为常态。傅满洲化身的刻板印象，一步一步地从书页走上到舞台、银幕、广播和漫画，因此，邪恶、残忍、虐待狂、中国霸权主义者的歪曲印象在西方意识中得到了巩固，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在许多方面，虚构的小说比政治歪曲更难反驳，因为前者的存在记录很容易被抹掉，毕竟“它只是一个故事”。意象的邪恶本性控制了思想，傅满洲的形象催生了焦虑，这些焦虑已成为西方集体文化的一部分，为大英帝国的后裔——美国及其北大西洋

^① L. H. M. Ling, "The monster within: What Fu Manchu and Hannibal Lecter can tell us about terror and desire in a post-9/11 world", *Positions*, (2004), 12(2).

盟友——注入了一种永久的忧虑，担忧世界永远处于混乱的边缘，担心全球危机永无休止^①。

傅满洲不仅是亚裔人的领袖，而且还是所有非白种人的领袖，包括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犹太人、黑人，甚至混血儿，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因不同种族而受到史密斯的怀疑，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地听命于傅满洲^②。读者不加批判地进入这种思维模式逻辑，其中的奥秘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而是看他是不是东方人。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囊括其他更令人惊讶的群体。近代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在英国人的心目中，爱尔兰人可以被视为新的“中国人”。早期爱尔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对抗证实了这一点，同时，爱尔兰人也极力刻画了中国人的负面形象。

① J. K. W. Tchen, D. Yeats, *Yellow Peril! An Archive of Anti-Asian Fe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4).

② D. Shih, "The Color of Fu-Manchu: Orientalist Method in the Novels of Sax Rohmer",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009), 42(2), pp. 304-317.